集古今佛道論衡序 唐龍朔元年於京師西明寺撰錄 星
若夫無上佛覺迴出塵籠超三界而
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隱封所漸
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
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
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
愛道龍鬼歸心拒酌不拘之方散釋
無明之惑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
時有邪倒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
盛於六諦神洲重於二篇遂使儒道
干先真為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
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餝澆詞
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
斯歸莫不謂無想為泥洹指梵主為
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術衢六
大論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
載斯年攝統塵蒙九七崇敬孝其術
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
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
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玄
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臥
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體而號聖守

集大[illegible]經[illegible][illegible]顯開
死長迷莫知迴覺[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降
靈赤澤羅形大天金色嚴[illegible]人天敬
揚四禪慧解暢[illegible]幽顯能[illegible]魔王刃
傳十年卒於一言究來儀三輪推
於乃惑於是歸服載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決
於道場遊日重久之[illegible]洗心[illegible]於覺
路合衛城側大怪邪鋒堅固林中偈
倒枯[illegible]蕆事既顯漢務弘道王關揚
正道之秋金陵表來禪之瑞清[illegible]臺
上國以靈儀顯御園中陳[illegible]聖景慶
人字寺創[illegible]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
轍于斯時也[illegible][illegible]首無取抗言[illegible]
操黃巾時奏異議[illegible]在[illegible]彼不[illegible]於
龍勒名位無[illegible]於[illegible]庭王何[illegible]其上
賢[illegible]馬隆其[illegible]興[illegible]得與大[illegible]門相
抗雷同混迹者或斷何故耶良以博
識既寡信[illegible]常迷今則道觀具[illegible]義
必來聞前惑且大[illegible]流易曉闡[illegible]之
對天分其理難[illegible]孫盛[illegible]談[illegible]來
猶學未經速情[illegible][illegible]通邪[illegible]通[illegible]能
無猜貳孔[illegible]之徒束魯曾啓虛盈下
商之援西河猶[illegible]疑聖自餘恒俗無
足討論今以天竺一有違[illegible]華[illegible]蘭[illegible]

且張葛交論元裝披商確由來綿衍 [illegible]
叙列筆削兼蕪披圖據鏡擬會要之
号曰佛道論衡分為甲乙四卷如有
隱括覧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唐西明寺釋氏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道
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為佛立
寺因問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植辯道論附
晉孫盛老聃非大賢論附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訊附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興廢敎
述其由事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群臣論佛理
治致太平事四
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敘
佛道先後事五
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勅
捨奉老子事六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勅廢道教
事七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諸道
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漢孝明帝永平三年上夢
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
欣然悅之明日問羣臣此何為神有
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号
曰佛也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
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郎將秦
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於大
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
於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雒陽城
西雍門外為起佛寺於其壁畫千
乘万騎繞塔三帀又將畫釋迦立像
乃於南宮清凉臺及開陽城門上圖
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
上作佛圖像廣如今子所顯時有沙
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倫志存
開化承恭信使達天竺請騰東行不
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
為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
及此騰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
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於
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

[illegible]
方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饒度衆生
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
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
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
教義奉信重之暨永平十四年正月
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
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
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岳十八
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
上言臣聞太上无形無名無極無上
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
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
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
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
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
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
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呪無不綜
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
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
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
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挍一則聖上意
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
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

重大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勑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勑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賷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十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百二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為炬遶經而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亂中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辨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勑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恧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憾

[illegible]

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
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眞法褚信曰茅
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
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
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
爲妄也信便黙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
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
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
神變于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
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繞
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
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諸法皆
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
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
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
千餘人出家及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
等六百二十八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
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
至月末已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
缾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
城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漢興佛法
自此始焉初摩騰西來將畫釋迦立像
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門供養

前魏時吳主崇重禪門為佛塔寺

僧大佛道綱第三吳大敎 是金

因問三教優劣事二

吳書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

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

剛正遊化為任于時三國鼎峙各擅

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

未聞開教東土初達建業營立茅茨

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

奏聞吳主召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

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

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造塔經

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擊之逾

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

曜宮殿吳主驚嘆信情發起因為造

塔度人出寺以興所住為佛陀里教

法創興教遂名建初寺號尋下敕問

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

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

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

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

五岳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

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

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

道家無人流布後遇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奬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脩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備如晉宗炳明佛論廣之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

…卷之一 第…

誠能抑者然閻耳目可不衰竭宇詩
庭下有一老楡君山指而謂曰此樹
無情慾可忍无耳目可闘然猶枯竭
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謗也
君山援楡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
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
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
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
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
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
曰頗得省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
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言
之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
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
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
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
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虫夏
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
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
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王
王恭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
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
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人

古今神道[illegible]

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
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
而禁之耳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
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有譌
有怪言若遣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
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
人異代而等爲乃如此耶又世虛然
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猱猨之屬與
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
蛤燕入海為蜃當徘徊其翼差池其
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
更與黿鼈為群豈復自識翔林薄
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
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也
而頗為之定夫所聞納虛妄之詞信眩
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
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第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
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
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
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
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

[illegible]矣
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
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
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
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
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
制於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
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
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
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
應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製音
傳為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
傳唄凡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
統括道源精搜仙錄姦妄多奇終歸
鈔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須獲闕居後中所詠仰先哲之玄微
考大賢於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
高下之辯治可揚歸夫大聖乘時故
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
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
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猶
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
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先吉

猶虎兕之吻顏孔俱不逍遙於匡陳

[illegible]

之閒唐堯則天稷契贊其化湯武革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合影響

之論惟我與本之談豈不信哉何者

大賢庶幾觀象觀象知器知器務龍

豫龍吉凶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

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疑

其揆一也但欲聖樂易有待而享欲

冥而不能冥況蔽而不能蔽以此為

優劣可至於中賢第三之人苦望有

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

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視捐足御巢

游風尋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

許之倫者言行抗禮如老莊之徒者

亦非敬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

柔愛剛積所常習偈所希聞世俗之

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詞不復尋因應

之道觀緇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案老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

斲駢拇枝指之喻其犯乎聖教者是

迷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夫

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

集大成全賛卷之序畢 一 宮

老彭尋斯言也則老彭之道必籠罩
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一事而不非
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潤教何不好
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
易象縟繢爛然而著棣乎天象與時
而興衰往迹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
作而万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
之徒有以賜歸類已形迹之處所耳
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
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尊養為事而老
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
凡斯數者非不出聖之迹而又其書
往往矛盾相列如左大雅搢紳章法
其與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欲
者訓戒孙宣導殊域乎若欲明宣導
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
道之舉諸夏彼暹數訓所先聖人之
教自迩及遠未有輸張羅輸知也之
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
豈非有無知者矣苟得其道則遊方
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狄如
不能然者得無廢於朝隱而祈仙之

[illegible]

徒孚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
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矯
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
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怳惟忽
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
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
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
雖一而稱謂之名殊日唐虞不希結
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
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
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
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訊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
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
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
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
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
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
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
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

[illegible]

猶言於无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盛以為天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顛冥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諡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答誡天下亦自知之矣斯談

一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為民君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兆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在則善惡不得不亭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絕學所

[illegible]
方絶者先孔之學邪先孔之學廢時
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
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殊
求道變世又闇識所未能通者道
沖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咸
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
唐之禪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
衆師錫之夫則駿然禪授豈非沖而
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旣處
濁位復遠遁西戎行止則昌狂其迹
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
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道經
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
忽恍又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恍與忽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
有物此一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
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
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
得無陷子盾之論乎絶聖棄智民利
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
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

[illegible]

則孝慈道出夫老氏既去絕聖而尊事
歟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
若所欲絕者堯舜周孔之迹則所
稱聖者為是何迹乎即如其言聖人
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
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若如此說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
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
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
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
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
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
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逯至莊周云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
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兩有
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鴟縱毒不假
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
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
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
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鄧豈蘊先假
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措聲殺掘
毀駁正說何異挨盜賊而銷鑄干戈
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

[illegible]

典為其義精二而釋之莫不難乞於殺
聖固端然而遠也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又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
注其耳目師者貴愛必章万物如斯
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
哉即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皆實抗
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
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
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
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
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衆
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
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
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
語其優劣哉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
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
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
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
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
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
然之道直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
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

救乃獎其弊矣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一　第二十張　或問莊老所以
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
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
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
有何不照者哉孔氏之言皆綜於六
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俟佐助於聃周
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
息者也至於虛詠謡詿徵說之言尚
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又下
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
復為妖尋此二章或云為天下正或
云无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
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
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
鄙見所未能通也
集論者曰盛字安國有說云即東晉
名士綽之後也祖即魏名臣之子荆
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為
名父之子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散
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
常以為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
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

經史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春秋
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軻孫
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
之成敗明鑒誡作來今逐歷志傳綜
撰考諸事跡著晉陽秋庾撰前曾以
美道訓傳本并音合三十二卷又命
學國史竭意經論一時名作是稱良
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
上之詔曰得上故秘書監所著書者
以慨然遠撰前典憲章在昔亦一代
之事輒勅納之秘閣以貽于後潛嘆
又爵參驃騎將軍諮議參軍見于晉
紀盛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
賢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
魏子云老子說消子學九仙之術尋
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去
學古語曰生知之者上學知者次王
何所位典達鴻猷故理固敘人九等
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
耳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
並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識有利
鈍故智用有漸頓感敘老非大賢聖
其關激自收不能無滯於万物坐觀

周衰陽道於西秦而實死狀風祚挑 至今猶[illegible] [illegible]月

里非適天之仙信矣

元魏君臨擇李雙信致有唐興苦林

其由事三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

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

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依憑

可於京邑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信

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

圖耆闍崛山及須弥殿加以飾續別

構講堂禪室沙門座處莫不具焉

魏世祖太武託跋燾即位亦遵太祖

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味其術每引

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舉

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

礼敬焉而燾至晚援有平城興教寺

術為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

忌釋門既位居偽輔光不信有佛謂

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投井中密欲

加滅皓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為

謀猶燾所扶信道士寇謙之與皓款

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時有沙門玄

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台神用莫測皆

賤蔵重壽万軍遥涕境變言事還既
達平城大弥禪化太子晃事言為師
形心盡礼晃時被說為文所録乃告
高曰亞羅柱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
光明斎懺七日懇誠壽乃夢見其祖
及文皆執物列威曰何故信讒枉疑
太子壽夢見大雀群臣說神告夢諸
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諸靈
於太子無復疑焉盖高誠感之力也
國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
鴻基恢隆万代武功雖熙而文教未
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城内
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万世之
法夫陰陽有徃復四時有代序授子
任賢要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國
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
子副理万機摠統百揆更舉賢良以
备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
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寝光得
寵於壽恐晃基政有奪威權又譖云
太子前事實有講必但結高公道術
欺今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難明
若事不早除必為臣害壽納之即勅

集大佛[illegible]二十五 金

玄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于平城之隅太子丈幽殺之即宋元嘉之二十二年也尒夜閑人咸知其先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朋起屍所請告遺言畢高眼稍開汗通香起便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脩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崔皓於此繼以對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法無益有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後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弓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勅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遣主殺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非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皓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惠始其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塗初不汙足而色逾鮮白世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一 第十五張

號白足和上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
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
法慧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
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去
欲入見屬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
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
異時北園養虎勅以始餧之虎皆潛
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
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
即延始入殿頂礼足下悔其愆咎始
為說法明辯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
遂感癘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
議曰崔皓邪佞毀言佛僧陛下所患
必由於此于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
燾推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
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於車上更尿其
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出口而
尿之自古三公戮辱未之過此之甚
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
復正法儀而燾崩孫濬襲位大弘佛
事即高宗文成皇帝是也見後魏書
及十六國春秋高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集群臣論佛理治致

卷第四 [illegible] 音

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
綸今逸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
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
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
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
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
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
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
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
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
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淳此化則
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尚之對曰
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更荷
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
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
已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
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
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
汪孫綽張玄殷顗等或宰輔之冠蓋
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
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歸
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淵遁[illegible]

[illegible]星

皆出遊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
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
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
契理與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
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
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
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
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
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逵
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
吳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
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
由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
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
諸僧輒論道義每延僧殿會帝躬御
地筵同僧例飯時有竺道生法師秀
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
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
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時顏延
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
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
許之談也 見諸僧史傳
魏明帝舍極名沙門道士對論敘佛

道先後事五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
興顯佛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
六年中屏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
史略陳相狀以成信重獻文即位興
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
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
五万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
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官等殿前齋訖
侍中劉騰宣勑請法師等與道士論
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
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
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
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
法師曰何以知之
斌曰案老子開
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曰老子當周何
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
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
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
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
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
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
五見周德凌遲遂與函關令尹喜西

入化胡斯足明矣　法師曰佛以周
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
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詎入涅槃後
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
子方生生巳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
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
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　斌曰若
佛生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　法師
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内傳並有明文
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
迴無文記何耶　法師曰仁者識同
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
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
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　斌曰孔
子聖人不言而識知何假卜乎
法師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
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
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
藉著龜以通靈卦也
時侍中尚書令元又宣　勅語道士
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
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
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

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大傅李
寔衛尉卿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巒散
騎常侍温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說
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
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　帝加斌
極刑時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乃止
配徙馬邑
梁高祖先事黄老後歸信佛下勑捨
奉老子事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
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
内經外典罔不厝懐皆為訓解數千
餘巻而儉約自節羅綺不衣寢處虚
閑晝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
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
絶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
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
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
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
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
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
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

波如来漏盡智慧成覺至道通撥徳
圖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捨
光濟塵遍於天十佛盡儀於像外度
羣迷於苦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
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非四句語
絶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出三界
而為尊普大千而旅照但以機心淺
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説圓常亦復潛
輝雙樹閻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
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難隠其
道無爲弟子經值迷荒躭事老子歷
業相承染此邪法昔因善發棄迷知
反今捨舊習歸憑正覺願使未来生
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
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渉大乘心離二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
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万人於重雲殿重
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
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
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

[illegible]

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

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

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

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

宗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

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

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无記性不當

善悪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

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

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

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

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

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来嚴相

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

无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

磁波若之利刀斷涅槃之妙果汎生

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

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

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无盡並永

清日咸霧豁雲除熾火翳光塵熱首

静可謂入俗化於蒙衣出世冥與真

斯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從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一　第三張　星　[illegible]

渴愛聾瞽之士莫探賾而知迴道樹
始於迦維德音盛乎京洛恒星不見
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
用傳万德方兆華俗滔故普扇高風
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遇茲七覺拔
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
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无
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
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
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稟
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與等覺
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
之境悅擇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脩
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道
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
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因伽藍精
舍寶剎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
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
翻種苦栽欲除渇乏反趣鹹水今啓
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
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
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

宣勅令龍改迷入正可謂是福植勝 [illegible] 皐
因宜沉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勅廢道教事七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
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
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
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
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
門人及邊境亡命投入北齊又傾散金
玉賂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
惑之也若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
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
披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盂或飛或
轉祝諸梁木或横或竪沙門曾不學
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閙皆興移心
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
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
又唱言曰神通推設抑挫強禦沙門
現一我當現二令漸示小術並辭退
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
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
人也雖然天命令推豈得無言可令
最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鏡

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
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達上統知其
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咸集顯居
末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
告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
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耶
可扶舉將来於是合衆皆憚而挂上
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
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
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與言
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
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
向祝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閙門試卿
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盋祝之諸道士
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摇帝勑取衣
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
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
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号為内内則小也詔我道家為外
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
内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儔緘口無言
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
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一　第三張　晨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祈禳翹
黷是味清虛焉在興廟斯瑣濫悉永
隣上異仁祠下乘祭典皆宜禁絕不
復遵事須勑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
歸依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鬚
出家未發心者可令孫剃令日勅普
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
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為妄斷絕
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猶斷關
其術至今東川世宗微末無足抗言
矣帝諱詳即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
子也嫡兄澄忌愓為奴所害詳纂其
位代為相國魏將曆窮詳禪築壇於南
郊登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
像一瀉而成魏以為禪文魏帝署之
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須不測其
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
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
時稠禪師問歲帝曰檀越羅剎治臨
水自見帝從之覩群羅剎在後遂是
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
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亭日不出
礼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illegible]
統法上函掩地令上履鞖而授与先
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
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
菴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遥
日高詳記駝来便引見一老僧拜之
曰高詳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今来
何為曰取經函僧曰詳在寺嬾讀經
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及命初帝至
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凝人不解語
忽謂帝曰我去今後来是夜凝人死
帝尋崩於晉陽焉
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巫尒
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
人事又云黄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在
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蕩歸於佛
石猗姚世經譯遂廣盖欲柔伏人
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
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悪世事因
縁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綺至精
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謚之凡在順
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脩其
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為
之不能通理徒務貴竭財力功利須

獨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事事如此作者喜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第十六張